

皆大歡喜

第一集

上海世界新聞社發行

皆大歡喜第一集

苦器編

(一)

▲唐太君灰跡生蓮

川省軍界學佛先進唐君能忠。太夫人盧氏。念佛二十餘年。臨終前後。有種種瑞相。尤以灰跡蓮華最爲不可思議。唐君親記事略。並摹繪蓮華圖。分送各界。以資起信。以下卽原文。(蓮圖照片附後)。——編者——

子道
完成

先慈唐盧明善居士。幼年孀居。念世間苦。發心皈依大慈寺圓乘老和尚。乘公示教念佛。先慈敬謹受持。二十餘年來。二六時中。虔誠稱念弗輟。民二年。能忠服務四川第一師三團三營九連。彈穿腹部。醫云不治。能忠急念彌陀觀音聖號。以求加被。是夜入夢至一蘭若。見

觀音聖像。頂禮求治。菩薩當遣童子。持甘露水洗滌傷部。愈洗愈濫。作茄子色。一驚而醒。不數日。創卽平復。旋奉母函。知母在家恐戰事危險。爲能忠虔誦聖號。獲此靈應。能忠卽發心皈依長壽嵩源和尚。及涪陵天寶寺佛源老法師。決意脫離軍籍。第一師軍醫處長楊九齡君。勸余學醫。既可濟世活人。扶傷卹衆。爲國効勞。并可獲得薪資。爲菽水之助。家國兼顧。忠孝兩全。余感其言。從事醫學。競業服務。年來公暇。盡力宏揚佛化。以報佛恩。能忠之信仰佛法。皆先慈之恩也。本年七月。先慈偶患失血。治愈後。體質漸形衰弱。九月中旬示疾。未逝之前兩日。家人聞異香滿室。馥如芝蘭。經時半鐘之久。能忠卽請寶光寺諸師。晝夜助念。并臨榻爲先慈詳說西方勝境。先慈萬緣放下。一心念佛。一面預備後事。遵慈命以僧服入殮。前數年。先慈令製硃紅

壽棺一具。周圍飾以蓮華。以表念佛生西之決心。并免黑漆棺木。使人望而生畏也。先慈延至九月十九觀音成道日戌時西逝。當率閤家眷屬念佛數小時。次請文殊院十方堂諸師。先後轉佛。并請昌公法師對靈說法。十月初四日。爲世俗回煞之日。先於堂廚洒灰地上。次晨同觀堂中靈柩後方及廚灶前。所洒灰上。現蓮華數朵。大約尺餘。莖葉菡萏宛然。厚如指許。家人鄰居圍觀。驚異不已。能忠當將上情陳明昌公法師。師云。有此瑞相。可爲生西確證。蓮池大師云。親離塵垢。子道完成。以能忠之愚。蒙佛慈佑。感激何如。爲報佛恩故。爲增益現未有情念佛信願故。爰陳顛末。并繪灰跡蓮華圖式。普告學佛同志。菩薩戒弟子唐能忠和南泣述。

編者按：此文未記年份。僅曰本年。查編者於廿二年春間得蜀友寄示此文。文中所記則係秋冬間事。大約卽是

廿一年也。

(二)

▲李少川燭光現字

合肥李少川君。虔修淨業。在滬病歿時。有燭光顯相之異兆。據其家人所述。記實如左。——編者——

孝心感應

李少川君。名國鳳。安徽合肥人。文忠公之族孫也。天性篤厚。血誠過人。少時致力革命運動。

致傾其家。父濟川公病革。君割股和藥以進。人謂君愚孝。君愀然曰。人子之心。唯作萬一之想耳。民國成立後。迭任政界要職。虔修淨土。日有常課。然因憤慨國事。寢以成疾。廿四年六月廿四日。在上海福煦路昇平街七九弄三號寓廬。忽患腦充血。噤不能語。而神識清明。至廿六日午後。面

現慈容。四肢已木。兩手猶能移近。合十作禮佛狀而逝（年五十一歲）。當病危時。其長公子家康。在佛堂中跪誦金剛經。祈父病愈。忽覩佛像放光。尤奇者。光中顯有麻衣之相。心知不吉。迨君棄世。公子循俗於家祠燃燭焚香。拜告祖先。忽又見兩燭光中各現西方二字。甚清晰。又當君未病之前兩月。曾覺宅中有異香云。君之家人自述其事實如此。夫光中現麻衣相者。示世壽之已終。顯西方字者。示淨土之緣熟。佛法不可思議如此。君之往生安養。又何疑哉。

（三）

▲彌陀聖號救產厄

川南劉淨密老居士。（廿三年春間已在西康出家。法名慧定）。兼修淨密。由修得證。自言定中嘗見阿彌陀佛

。許彼往生極樂世界。民十。居士在成都。曾以念佛法水救活垂危之產婦。靈驗不可思議。以下卽居士自記之文也。——編者——

胎兒
自出

民十年初夏。余居成都。公餘入夜。多來二三好友。談說佛法。座中有房主蔣紹周。聞法玄妙。

插言曰。公等所說佛法萬能。未知能救急病否也。余應之曰。能。蔣曰。此間鄰居產婦臨盆。今已四日。其可救否。余曰。只要現未斷氣。可來取余法水服之。必得救也。蔣立起往探。旋返。持碗來。代取法水。余卽壺中瀉熱茶半碗許。向水默言。令蔣持去。次日。蔣來報云。真好法水。能救苦難。比詢以狀。蔣云。彼產婦已三日不食。只餘微息未絕。不知人事。口不能開。不知飲啖。衆以剪刀啓其齒。以羹池倒入喉際。復以羹池灌入法水。同時捏其鼻。如是勉強吞下二

三口已耳。服水後。卽覺彼腹中作動。彼婦儼同死人。仰臥床上。毫不知用力幫助。而胎兒自然而出。出則胎兒不動。察之。係一死久之兒。移時產婦乃醒。又三日。聞鄰居人聲鼎沸。詢之。係彼產婦娘家多人。來問彼嫂之罪。乃知產婦之夫先亡。遺腹當生。嫂則利其不生。便令改嫁。而獲獨享。彼婦初產。一切不知。彼嫂告之云。唯力彎其腰。痛卽可免。因之胎兒夾死腹中。產婦醒來。爲談經過。衆乃知彼嫂之不良也。然彼胎兒既經早死。產婦早已悶絕。云何服水之後。自動而出。不能不曰神奇。吾友陳希虞居士。親見其事。而謂我言。究所持係何密呪。靈應如是難思耶。余應之曰。我不誑語者。我只向水中念誦『南無阿彌陀佛』數十遍而已。唯余念時。『運以精神。專心觀想阿彌陀佛。親臨水中。放大光明。爲彼產婦催生拔苦』。此卽是一切修法之唯一。

祕訣也。

(四)

▲甘露神呪度牛冤

劉淨密老居士。尙有誦呪施食超度九十六個牛鬼生淨土之事。茲亦錄其自記一文如次。——編者——

角蹄頓脫

民廿一壬申二月。值余掩關靜修。舍中傭婦聶嫂。忽大病。通身起紅疤。癢痛萬分。心麻欲死。

口稱懸樑投水最好。立將外出尋河。多人難阻。似瘋狂狀。旋大唱殺牛之慘歌。鏘然成韻。肆鬧不休。彼室離余關房未遠。被鬧無奈。往詢之。答云。老爺寬大。我非聶氏。係彼遠世在萬縣爲屠時。被殺之牛。今來此者。九十六頭。向其索命者。予告之曰。汝等真大糊塗。實由汝等先殺彼命。然

後變牛而受彼殺。否則彼何僅巧殺汝等九十六命耶。今忘你先殺他。唯記他曾殺你。如此展轉尋報。名曰苦輪。永殺不休。究何所益。牛曰。若然。我輩誠誤。但我項下尙血淋漓。痛未已也。由痛思源。生報復想耳。予曰。是不難解。卽囑僕人取茶半杯。誦甘露咒三遍。令飲之。彼手不屈。謂是蹄足。何能持杯。侍者灌之。甫下喉。喜曰。真好神水。撫其喉曰。已全愈矣。又撫其手曰。蹄已脫矣。又撫其頭曰。角已無矣。慶幸之餘。向空方言。告訴你們。後此再呼我爲牛王菩薩。可要得罪你了。予比爲談迷時苦況。讚彼蓮邦安樂。永免苦輪。汝願往否。應曰。旣如所言。云何不願。但我等罪重。焉得去乎。予曰。汝等能發願。忻慕彼土。我當爲請阿彌陀佛前來接你。可乎。應曰。甚好甚好。但吾儕久經飢餓。願賜少食。予諾之。卽以淨盃盛水及飯。誦變食咒。

七徧。瀉竹林中。須臾告言。皆大飽滿。歡喜致謝。予卽於後窗空地。燃香燭。禱請阿彌陀佛。再爲念往生呪心經大悲咒。及佛菩薩名號。彼言。你們快看。那阿彌陀佛眞被老爺請靈了。一請卽到。卓立窗外。金身丈六。諸位快快收拾。隨佛去也。此時余妻汪志西在室。詢之曰。然則汝見淨土否。曰見。問何狀。具告所見。合於淨典。臨行殷謝。謂此番盛意。令我等多世沉冤。一朝冰釋。我等已擾彼多年。令常受苦。今仗佛迎。生淨土去。彼聶氏者。尙望慈悲。勸其念佛。同生西方。異日老爺太太生西時。吾儕定當隨佛來迎。并將今日經呪功德。奉還自受。言畢寂然。移時聶氏醒。詢之云。如睡中赴城。至西街。見多牛同以惡態向我。其前者。項下血滴。尤爲可怕。正惶迫間。聞老爺之聲。忽卽變其境界。平地茂林。清雅可玩。忽聞飯香逾常。見彼羣牛。食

於林中。跳舞歡樂。餘不了了。因知聶氏。自出閣後。常被鬼祟。不分晝夜。恆來惱彼。年必數發。苦不可述。從此之後。時逾一年。並無鬼事。聶氏亦長素念佛矣。卽此足證變食等咒。神力難思也。

(五)

▲金志騫供佛愈癱

上海開北建國中學教務長金志騫君。患瘋癱多年。其師查猛濟教授。勸其供養藥師如來像。遂夢見如來相好光明。醒後便能行步。痼疾頓失。下記一則見廿四年四月廿三號佛教日報。——編者——

卽身
獲益

本埠開北建國中學教務長金志騫氏。精研社會科學。早歲因斲喪過甚。患瘋癱疾。兩足不能舉步

。現在該校兼課。登壇須他人扶助。迄今已三四年。歷經德日醫生治療無效。今歲其師查猛濟教授來滬。與共居處。查氏素信佛教。室中供養佛像。常以佛法勸導。金於宗教向少信心。惟與查氏師生誼切。亦不便固拒。且願從持齋。查氏憐金病苦。特向佛學書局請藥師琉璃光如來像一幀。囑其盡形供養。並爲開說藥師如來功德經。金遂頗起信心。昨（二十日晚）忽夢見如來。徧體光亮。相好無比。讚歎未畢卽醒。頓覺全身舒暢。遂發誓奉佛終身。天明竟能步行。遠近知者無不驚怪佛力之不可思議。

編者按。余與金查兩君。本不相識。見報載此事後。親往建國中學（在天通庵路止園路）訪問。金君未遇。晤查君久談。查君海甯人。年四十餘。誠懇篤實。一望而知爲有道之士。據查君謂佛教日報所載各節。悉係事實。

。金君久擬作日本之游。因癱病未果。現即將偕友東渡。藉償宿願。又謂金君曩曾從友勸。食吉林蛤士蟆。云能治癱。旋即夢見蛤士蟆作人立狀。前足挾刀矛。向之舞弄。厥狀可怖。然癱病依然如故。深悔徒造殺業云。

(六)

▲張氏婦嗜蟹慘死

殺生索命之事。古今記載。歷歷不爽。唯報有遲早。報之顯現方式。亦各不同。世人遂昧焉不察耳。廿四年夏。南京發生一螃蟹索命之事。乃現世即報者也。其詳情據是年七月二號上海佛教日報所載。及朱本源君之調查（朱君住無錫駐驄橋。係在南京親眼看見）綜合記之如左。——編者——

現世
遭報

南京城內太平橋。有住戶張某之婦。年四十五歲。曾皈依三寶。法名智定。唯酷嗜螃蟹。不克戒斷。今夏（廿四年）五月初五日。忽臥病不起。自言有螃蟹無數。來嚙其身。痛苦不堪。每日喊叫求救。歷十四日。始嘔血而亡。一時見聞者咸驚異不置。因此有許多人發心戒食螃蟹。

編者按。殺生之惡最重。烹蟹之慘特酷。種因感果。理有固然。况張婦已入佛門。不遵佛戒。猶貪欲恣殺。其獲現世慘報也宜哉。然現生卽報。其報也輕。又未始非奉佛之利益也。

（七）

▲王孝子捨身無恙

河北省（直隸）豐潤縣北鄉。住民王允。因求母病愈。跳澗代死。澗高百餘丈。竟得無恙。遠近傳爲異事。僉稱爲愚孝。嗚呼。孝子果愚也乎哉。事見廿五年二月三日杭州東南日報豐潤通信。原文如後。——編者——

大愚不愚

本縣（按卽豐潤縣）城北南夏莊。有王允者。年三十餘歲。事母至孝。因母病。焚香禱佛。如母病得愈。已卽跳山澗以替母死。後母病竟愈。至乙亥（民國廿四年）十月十五日。王允卽去遷安縣景鐘山。焚香頂禮畢。卽至佛殿後。由澗上躍下。澗高百餘丈。觀者無不駭然。不料允落地之後。僅衣服被荊針刺破。竟無恙。返家後。遠近傳爲奇聞。謂至孝感天。各鄉老遂恭送匾額一方。文曰愚孝動天。亦異聞矣。

（八）

▲杜監委自殺抉微

中央監察委員杜仲慮氏（義）。於廿五年二月七號夜。自沉於首都玄武湖殞命。其知友林蔭園居士撰有感言一篇。就佛法上論杜氏自殺之根本原因。知見正確。悲心深切。洵爲有價值之文。照錄如左。望讀者細玩之。

——編者——

**狂慧
非慧**

仲慮居士。學佛之後。皈依於祥瑞法師。與予同門。因師之介。得以相識。先是。甲戌之冬。杜君偶患傷寒。因誤服藥餌。遂致一病侵尋。精神疲茶。飲食稀微。纏綿半載有餘。病苦之中。益以感懷國事。煩惱填膺。可以想見。爰於乙亥之春。遙賡祥師。請求皈依。皈依之後。亟欲參師問道。又以病阻。不果。然師是年夏初。適因事過京。乃得謁晤。訴以煩惱之苦。師諭之曰『放下』。後